

青年学者文库

词汇与言语

俄语词汇学与文艺学的联姻

Cihui Yu Yanyu

凌建侯 杨波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青年学者文库

词汇与言语

俄语词汇学与文艺学的联姻
Cihui Yu Yanyu

凌建侯 杨波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汇与言语：俄语词汇学与文艺学的联姻/凌建侯，杨波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青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301-18678-7

I. ①词… II. ①凌…②杨… III. 俄语—词汇学—研究
IV. H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5520 号

书 名：词汇与言语——俄语词汇学与文艺学的联姻

著作责任者：凌建侯 杨 波 著

组 稿 编 辑：张 冰

责 任 编 辑：初艳红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8678-7/H · 2782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zbing@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16.75 印张 256 千字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本书获得北京大学上山出版基金资助，特此致谢！

序

可贵的创意

读这部书留给我的感受,首先是亲切,如遇故知,不由让人回想起几十年前的旧事。我读研时选的研究方向就是俄语词汇学,任教后又讲了十几年的词汇学课。起初自然是搬国外的教科书,删繁就简,内心追求的是可别走样,定要保持那原汁原味。渐渐学识和经验有点长进,发现原样移植国外课程并不合宜。学外语以至外国文化,同学母语和本族文化,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差别。这近乎常识的道理,当初我们是经年累月才真正明白的。明白过来就想改造教学。可如何改造牵涉许多矛盾,一时间拿不定主意,左思右想,简直闹成了一块心病。带着未了之愿,我走进了“文革”,又走出了“文革”,却再没有机会讲词汇学。心里隐隐存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在我安身立命第一课上,自己竟一无所成。可如今,无异是梦想在眼前变成了现实。

此书是一个研究项目的成果,本身却地地道道是本教材,专为大学生或研究生学习俄语词汇学使用的。惟其如此,读下来才觉眼前一亮。作为现代俄语理论系列的教科书,它可称别出心裁,无论俄国或中国,就我所知还没有过这种编法。体系犹存,面貌全新。传统教材中的基本范畴和基本论点,依然构成整体的框架和理论的核心,但阐发基本的概念和理论,却引入大量文学作品。十分明显,作者探讨词汇的重心,从词汇自身结构移向词汇的功能,并且集中在文学表达的技巧上。既然是重心转移,就绝非简单地从文学作品中选些用词的例句而已。盘点一下书里出现的作家和作品,修辞艺术的种种项目,不难发现这里存在着另一个体系,就是文学修辞的体系。通览全书,对主要作家和流派风格特征会有所体会,对文学语言的艺术运用规律,也可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尽管切入的角度只局限于词义的曲折

变化方面。自然,两线并行按作者的意图也并非平起平坐,不分轻重。词汇一线构成基本的教学目的,是为主;文学修辞一线服务于词汇教学,是为辅。主辅互补,相得益彰。这最后一点——相得益彰,在书中我以为是做到了。其中奥秘就在作者找到了两条线的交汇点——意义。主线关注的是词义,追问词义之间的相互关系;辅线关注的是语义,跟踪语义与语境的应变调谐。

由此衍生的第二个感受,这本教材很富创意,不是循规蹈矩,不是重复他人,亦步亦趋。用作者的话说,他促成了语言词汇学同文学修辞学的联姻。固然,作品能有创意,首先来自研究者的学术个性,他的求知欲望和探索精神,不甘心人云亦云,一切得经过自己的脑子。这也正是我所了解的作者。同时,又得益于开放的、宏观的视野。所谓两个学科的联姻,就是人们常常乐道的跨学科研究,或交叉研究,或协同研究,总之是冲破现行学科划分的樊篱。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研究者具有广博的学识和整体的眼光。

有种抱怨的声音,多年便不绝于耳,不满意学科越分越细,专业越分越窄,但至今无大改观。知识、学科、专业的精细化,本是现代科学发达进步的表现。不过,一味精细化而丢掉整体化,以微观淹没宏观,会有走向反面的危险。设计教学或个人研究,如果以现行精细学科和专业为雷池不敢擅越,就形同作茧自缚,把科学概括的图景误当作真实的大千世界。真实世界里,事物是多面的,事物间联系是复杂的。学科的划分往往人为地把事物定格在某个方面和某些联系之中。跨学科的考察,则能恢复事物真的原貌,彰显尚不为人知的隐秘。人们认识事物,总是从明处进入暗处,从已知到未知。知识的生长点、理论的生长点,多半在明与暗、已知与未知的交界上。具体到现代的语文学术,特别是外国语文领域,分类繁细,学科林立,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宏观视角和整体把握却日见缺失,也是毋庸讳言的真情。在这种形势下,通过跨学科研究另辟蹊径,不能不说是种可贵的创意。

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作者表现出鲜明的方法论的自觉意识。

说起学术研究,通常关注的自然是课题的内涵:研究的对象是什

么？达成的目的是什么？换个说法，关注中心在于课题探讨的主要范畴和主要论点。但对研究者来说，还有一个关键环节是决定成败的。那就是钻研论题、直击目标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只要研究就得有方法，没有方法便没有研究。问题是第一，采用怎样的方法？第二，对采用的方法有没有清醒明晰的认识？这就构成了所谓“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相对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而言，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意识不大受人重视。可如果研究者本人也只是因袭传统，模仿他人，自己并无方法论的独立思考和真知灼见，想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学术创新恐怕难免会成为泡影。

在当今的科学研究中，方法论的重要性空前提升。一则，现代科学方法是个非常复杂而丰富的概念，是个多层次的结构。二则，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学术与世界接轨，呼唤方法论的沟通和互动。三则，中外文化交流事业要求研究者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建立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推进文化对话。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中作者不时地道出自己的一些方法论思考，是很有启发意味的。这不是脱离主题、信马由缰的抒情插笔，却是研究思路的生动轨迹。这至少说明作者是有心人，不断在探寻各种可能的运思方向。

当然，就书论书，还有不少可改进之处，相信作者会逐步使之完善。我更看重作者崭露出来的学术工作的好苗头，期盼再接再厉，贡献出更好的作品。

白春仁

2011年3月5日于北京

前 言

大学四年,我用俄语写过两次“学术”论文。第一次是三年级的期末,在苏联伏尔加格勒大学写了学年论文(курсовая работа),内容好像与旅游有关;第二次则是写大学毕业论文(дипломная работа),题目是《由“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和“с тех пор, как”引出的主从复合句》,我清楚地记得,是吴贻翼先生定的题,是他指导了我。

在李济生先生的鼓励和“鼓动”下,我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在“俄罗斯文学原著选读”课上,有幸聆听了年高德劭的Елизавета Павловна先生一学期教诲。其他的课程基本上都与实践俄语或俄语语言学相关。也怪我们班7个人太不争气,本来刘宗茨先生是开设了文学课的,好像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研究”之类的课,但我们一个个忙于“实践”,这门课后来不了了之了。现在回想起来,既感到惭愧,又非常后悔,后悔没有在奥涅金专家那里学到点什么东西,白白浪费了大好机会。尹城先生指导了毕业论文,我写的是《俄汉语肯定(否定)形式否定(肯定)内容表达手段比较研究》。

在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任教的5年间,我开始恶补以前的亏欠,同时写出了几篇俄语词汇学方面的文章,还幸运地考入了白春仁先生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专修巴赫金,三年后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

回到北京大学,我又专攻了两年巴赫金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语言哲学思想。

这十余年,我接触的,窄了说,基本上是俄语语言学,宽了说,是俄国的语言哲学。之后,我开始改攻文学,因为我们的学生都专修文学,我得给他们上文艺学方面的课。不管愿不愿意,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我返了回来,走上了以前人们常说的“北大强于文学”的路子。绕了一圈,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好在北大很自由,没有人会管你研究什

么;也好在北大各路专家云集,碰到难题,总能“逮”着一个两个的,请教一番。所以,2003年下半年,在赵桂莲教授不断催“逼”下,我大胆地为研究生开起了“现代俄语词汇学”课程。不过,只上了一个学期。在俄语语言学方面“荒废”了3年多时间之后,我重拾以前的学术兴趣,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申请了这个项目。当然,能“中标”,也许是我引入了文艺学的某种视角,大概还有点新意。

以上是这本书稿能出现的来龙去脉。再说几句涉及内容本身的话。

语言诗学或者语言学诗学(лингвопоэтика),是俄国语文学研究的一大传统,甚至是俄国诗学理论值得国际文论界赞誉的重要特点。

俄国权威期刊《文学问题(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的常务副主编莎伊塔诺夫说:

俄国语文学学派还有什么值得赞赏的?研究文学的方法即是研究语言艺术的方法。就因为这一点,形式主义者(特尼亚诺夫、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乌姆)研究出了诗语的机制;就因为这一点,巴赫金创立了最有说服力的作为言语体裁的长篇小说的理论。只有认识到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其特殊的言语,就会继续向前迈进——理解文学的社会作用、它的流传、它的哲学。文学分担着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全部复杂性,然而,要想评价它是如何分担的,要想理解其言语的意义,就必须认识它固有的特殊性。

俄国学者的回答,从文艺学的角度梳理并解释了语言学诗学在其渊源和试图解决的课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重要性。我们的难题恰恰就出在这个文艺学视角上。本项研究是不是以诗学视角为主?如果是,那它应该列入文学项目;如果不是,那么这个视角占多大的比重才是适当的?换句话说,语言学诗学的研究,可以偏重文艺学,也可以偏重语言学,关键是要把握好度。什么样的度才是两个学科有机结合的“节点”?读俄罗斯的一些名家论著,就能深刻地体会到,把握这个度有多难。波捷布尼亚偏重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者偏重文艺学;维诺格拉多夫偏重语言学,巴赫金偏重文艺学。看来任何的交叉研究总归要有倾斜,向跨着的哪一边倾斜,则是学术爱好与兴趣的问题了。本来我是想从文艺学跨向语言学的,这在项目论证书中就有所表露,但

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不明智,因为题目“词汇与言语——俄语词汇学与文艺学的联姻”是一个要从语言学跨向文艺学的题目。所以,我只好采取折中的做法,主要凭着自己对文学文本的感悟,从语言学视角和诗学视角中选取其一,努力使被选的视角能够最适合于分析某个特定的文本。按道理,选定了视角,这个视角对任何文本而言就应该都是最适合的。这是我对“偏重”的摇摆,是一种“投机取巧”的摇摆,很可能是我尚未真正把握所需要的语言学诗学理论,或者因为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总是希望两种视角的结合处于最佳状态。结果当然适得其反,倒不如老老实实在地稳坐某一边,这样,不但分析文本会轻松许多,而且还不会给人以“墙头草”之嫌。但稳坐有稳坐的麻烦,那就是拾人牙慧。所以,这本书稿是一次尝试,无论这种“幼稚的”做法行不行得通,第一步就这样毫不犹豫地迈了出去。

在俄罗斯,不少人重视语言学诗学研究,即使是单纯的文艺学者或者语言学者,都希望涉猎这个领域。莎伊塔诺夫曾任“全俄英语学者协会”主席,他是英国“湖畔派”诗人的专家,博士论文写的就是缪斯怎样降临到了这些英国诗人身上。应该说,学术界最先了解到的是作为文学史家的莎伊塔诺夫。现在他也把目光投向了他自认为在俄罗斯是发端于维谢洛夫斯基的语言学诗学这个领域。

猛地一头扎进基础雄厚的语言学诗学研究文献的海洋中,你一定会感到惊慌,根本不知道抱哪一根“救命稻草”才好。不过,“救了命”之后还得继续前行。俄罗斯的语文大师们讨论语言学诗学问题,大都以整个语言学为对象,即使是大批后继者中也无人以词汇学为对象。看来,不是词汇学这个视角太小了,就是它纯属“漏网之鱼”,也许其意义没有语法这个视角的大,因为语法在不久前(也有三四十年时间了)又生出了“篇章语言学”,简化地说,就是以文本为对象的语法结合着修辞的语言学研究,但它又跨着文章学、叙事学、演讲学(雄辩术)等学科,大有并入语言学诗学或者更大的语言学人文科学之势。一时间,人人趋之若鹜,谁还会对词汇学视角的语言学诗学感兴趣?

偶然的时机使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这个机会就是讲授“现代俄语词汇学”这门课程。学生们要写学期论文了,都异口同声地让

我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课都听了,词汇学的各种知识都学了,但是接着自己该如何研究。

现有的词汇学的研究,无外乎四个方面:

1. 按照词汇学划定的各种范畴,寻找更多的例证;
2. 寻找现、当代词汇变化的现象,一方面解释其原因,一方面充实例证库;
3. 各种范畴的定义之争;
4. 语言学内部跨部门及跨学科研究,譬如与词法或句法的交叉研究,与认知语言学或社会语言学或统计语言学的交叉研究。

第一个方面最简单,可是工作量庞大,因为语料太分散;第二个方面需要大量积累,最好还能生活在俄国,以便获得切身的体会;第三个方面需要理论深度,太过抽象;第四个方面似乎容易些,但需要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在这些因素的刺激下,我开始考虑词汇学与文艺学如何联姻的问题。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是相对便捷、高效、不陌生、符合非母语习得特点的方法。首先,他们自本科开始就学习了诸如“俄国文学史”、“俄罗斯文学原著选读”、“原著赏析”等课,对俄国文学一点儿也不陌生,即使是那些专业为语言学的、偏科比较严重且不喜欢文学的学生;其次,收集资料非常容易,一般图书馆都有经典名著;第三,刚起步时不需要太深奥的理论知识,重点是阅读作品,发现其中的用词特色和规律,对其进行归纳和总结,或许还能发现词汇运用的某些新特点。此外,对作品词汇体系的精细分析,能够帮助理解作品的风格、主题等方面的特点。一句话,可以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实际操作起来困难有多大?难度不小,但我们可以“取巧”去借鉴俄国学者的成果。这有两层意思。一是研究方法的借鉴,即将语言学诗学缩小到“词汇学诗学”的研究方法;二是研究材料上的借鉴,正如上文所讲,至今仍无人从整体上来把握词汇学视角的语言学诗学研究,但许多诗学论著,特别是对作家及其作品的语言学诗学专论,都往往专辟章节探讨某个或某些方面的用词特色问题。

屋架搭起来了,但想使它真正变成外观漂亮、内部舒适的房子,还

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现在总算完成了“室内装修”，舒不舒适得由方家评判，尽管我这个装修者自认为已达到了“粗装修”的要求。当然，正如前面讲到的那样，有一些难题不是那么容易克服的，需要坚持不懈地积累经验。

2009年12月10日于石河子象牙城

在书稿被迫杀青之际，有些情况还需要交代清楚。

我于2010年3月接到这个教育部课题的结项通知书，此时我已经来到了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挂职。实际上，2009年11月初到2010年1月中旬我在石河子大学支教了两个半月，结项所需要的一切文档都是在支教期间完成的。这段特殊的时间，虽然无法与“波尔金诺的秋天”相比，但就弥足珍贵而言是相似的。每周八节课，上三年级的“俄国文学史”和二年级的“俄语阅读”两门课，任务不轻不重，生活单纯，四点一线，宿舍↔食堂↔教室↔游泳馆，天寒地冻，哪儿都不愿去，这才有了大把时间，把十一万字的手稿补足到立项书里拟定的二十万字，虽说查阅和利用资料的便捷程度，根本无法与北京时相比，但是效率大大提高了。所谓得失相依，大概也指这种情形。说实话，这样的充实感已经许多年未体会到了。不曾想，只过了一个寒假，我又被派到石河子大学工作。原以为能再次遇上“美好的时光”，把那支为了结项紧急停止的笔重新拿起来，又有大把时间把课题推向深入，至少可以“打补丁”、“搞装潢”，把书稿中许多尚未处理完的细节处理好，许多尚未补充完整的内容补足。不料，行政工作极为繁杂，边学边干，还要组织“学术沙龙”、“读书会”的定期活动，还要带领俄语系部分老师编译《中亚快讯》内部交流半月刊和《中亚研究》内部交流学术季刊，整天忙得不亦乐乎。看到这里的学术氛围在渐渐形成，我深感欣慰。这是另一种充实，感觉绝不亚于写了一篇好文章或一本好书。

严格讲，递交结项的书稿只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多。不满意的地方不少。

首先，俄文例子都应该译成中文，书稿中前面大部分是俄语“裸

文”，后面的，只要不用动太多的脑筋，就随手译了，费神费脑的，略了过去。

其次，有关茨维塔耶娃诗歌和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分析，没有形成完整的思路。

第三，果戈理《死魂灵》中的同义词一节，虎头蛇尾。在书稿的前半部分中，这是到了石河子后才加进去的大篇幅内容。给人的感觉，随意了些。

第四，最后一章，显得太单薄，特别是对苔菲作品的分析，意犹未尽。

三年前就开始读苔菲，也收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都是短篇小说，读起来不费劲，更主要的是随时可以停读，却不会影响对已读篇什的理解，所以我果断地选了她。苔菲的语言天赋真的很少见，如《Свои и чужие》、《Мудрый человек》、《Ке фер?》、《Джентльмен》这些“短小精干”的文字，那滑稽和幽默似乎发自“骨髓”，冲击着你的灵魂，触痛着你的心。这大概也是俄国女作家追求的目标。“笑，应该含蓄而深刻，不应该是庸俗的；笑应该尖锐，还应该触痛人，在它的抑扬婉转和激荡震颤中，体会出滴滴鲜血。”（《20世纪俄罗斯讽刺与幽默作品选：苔菲》，莫斯科：ЭКМО，2002年，第22页）对笑有这样深刻认识的人，作品怎能不招徕读者。

本来书稿放一放、慢慢补也没关系，但到了2010年9月初，在许多关心我的人的指点和劝说下，在北大出版社外语编辑部主任张冰编审的无私帮助下，我终于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完善书稿，争取在2011年4月之前出版此书。愿望很好，实现起来太难。回到石河子，看到一件接着一件永无尽头却必须按时完成的活儿，面对出书之事我不得不打退堂鼓。好在朋友们的帮助让我看到了希望。

本书的第二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的杨波老师，是她一力承担了第2、3、5、6章的撰写任务，还补选了附录4。杨波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执教时带出来的第一批本科生中最优秀的一个，大学三年级时在莫斯科获得了“奥林匹克俄语竞赛”第一名，大学毕业后到莫斯科师范大学求学，师从Л. В. Николенко。我在莫师大高访时她

已在该校拿到博士学位,并在莫斯科从事翻译工作,是当地华人界名气不小的翻译。我回国后她在莫斯科为我找过资料,之后我们还有过一次小合作,共同撰写并发表了《勃留索夫诗歌中的反义词》一文。杨波的加入,使我有足够的时间处理好行政工作,同时思考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这个大背景下所急需的“十二五科研规划”,思考新疆和兵团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之时兵团高校外语学科建设对策,能够尽最大努力边学边主编好《中亚研究》与《中亚快讯》,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份内部交流刊物在疆内引起了关注。

年轻的石河子市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在戈壁滩上慢慢建起来的。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同事曾对我说:“这里是真正的绿洲,一锄头刨下去就能出水,可惜我们当中会正确使用锄头的人太少,所以需要你们来支援,教我们怎么使用。”我印象最深的话还有:“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里的人勤奋、朴实、可交。俄语系的聂凤芝和吴娟两位老师,痛快地答应了校对第10和11章,并把第11章与附录2、3中的俄文翻译成了中文。

石河子大学学校领导与对口支援办,特别是北大挂职副校长李鸣教授,都十分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外院领导与不少老师关心我的生活,工作上的支持和配合更不用说了。北大挂职院长刘意青教授阅读了前言第一部分,提出了中肯的改进建议,还向我讲述了18世纪英国特定阶层的spleen(忧郁、忧伤)文化特征。不但如此,她可以说是我能够在石河子大学坚持工作的精神动力;另一个精神动力是学院党委书记李明,他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令我感动至深;陈荣泉副院长经常对我说,“你在这里孤身一人,要工作开心、生活开心,如果你不开心,我们都会不开心”,他努力做到言行一致,譬如一有机会就请我撮一顿,让我心里暖洋洋的。我们还自发凝聚了一个读书、课题小团队。这是一个朋友式的小团队,虽然形成时间不长,但成员们相处极为融洽;杨朝霞老师是刘意青院长要求留用的俄语系秘书,为人低调,工作很有一套。我在俄语系能很快铺开工作,她功不可没。

北大外国语学院的领导、同仁为我在石河子工作创造了条件、给

予了支持。我在外支教与挂职,精神支柱当然是我的家人,没有妻子默默的付出,很难想象我能坚持下来。

来自3个高校的5位专家评审了这部书稿。他们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我深以为然。

总之,我想说的,一是感谢,二是不尽如人意之处不少,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凌建侯 2011 年元旦补写于石河子象牙城

目 录

1. 研究的思路与理论基础	(1)
1.1 背景与问题	(1)
1.2 交叉研究的缘起	(4)
1.3 研究的理论基础	(8)
1.4 研究的体例	(14)
2. 俄语词汇学释义	(16)
2.1 语法和词汇	(16)
2.2 语法学和词汇学	(17)
3. 词义	(21)
3.1 单词的词汇意义	(21)
3.2 单义词和多义词	(22)
3.3 词义的类型	(24)
3.4 多义词与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创作	(25)
4. 同义词	(36)
4.1 俄语同义词的特点	(36)
4.2 同义词的来源与类别	(37)
4.3 同义词的修辞功能	(42)
4.4 《死魂灵》中的同义词小议	(46)
5. 反义词	(53)
5.1 俄语反义词的特点	(53)
5.2 语境反义词	(56)
5.3 反义词的修辞功能	(57)
5.4 反义词与勃留索夫的诗歌创作	(64)
6. 同音词与近音词	(82)
6.1 同音词	(82)

6.2 近音词	(90)
7. 俄语词汇体系的历史变故	(97)
7.1 俄语词汇的来源	(97)
7.2 新词及其产生的途径	(102)
8. 外来词	(108)
8.1 俄语外来词的主要来源	(108)
8.2 围绕卡拉姆津派俄语改革的争论	(112)
8.3 当代的母语“纯洁”与“污染”之争	(117)
8.4 外来词修辞划分	(125)
8.5 外来词与文学创作	(131)
9. 通用词汇与非通用词汇	(139)
9.1 方言词汇	(139)
9.2 专门性词汇	(143)
9.3 俚语词汇	(148)
9.4 旧词	(159)
9.5 茨维塔耶娃诗歌中的古词	(165)
10. 成语	(176)
10.1 成语及其来源	(176)
10.2 成语修辞学	(185)
10.3 文学创作与成语活用	(190)
11. 综合分析	(201)
11.1 《黑桃皇后》中具有叙述风格的词汇	(201)
11.2 双关与苔菲的小说	(204)
参考文献	(212)
附录1: 语言学主要研究方向	(217)
附录2: 同音词与多义词的区别	(219)
附录3: 自由用语的节日(泽姆斯卡娅访谈)	(226)
附录4: 词典学概论与俄语辞书摘选	(229)
后记	(248)